一部由亲历者向您讲述的黑道故事

听说过
没见过

东北往事3

原名

黑道风云20年

孔二狗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东北往事 3

一部由亲历者向您讲述的黑道故事

黑道风云20年

这是一部由亲历者向您讲述的黑道故事

作者孔二狗，自小成长在一个充满血腥与杀戮的环境中；犹如来自黑道社会内部的深喉，他向我们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

残酷青春永远是小说的主题。《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是对过去三十年的一次另类追忆。它以一个灰色、陌生但可感触的群体为视角，将富有时代气息的社会变迁融于其中，写的是往事，却又让人不得不想到当下与未来。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吴晓波

孔二狗写得实在太好看了！我从深夜开始读，竟一口气读到凌晨。东方既白，然而书中的江湖景象，爱恨情仇，依然在我眼前迟迟不散。孔二狗不仅仅在讲黑道、讲江湖，更是在讲人性，讲命运。孔二狗的黑道，读一遍了解江湖，读两遍醒悟人生。

——畅销书《流血的仕途》作者　曹岩

孔二狗的文字感悟力非常强，他常常能以直觉把握故事节奏，他对江湖黑话、市井俚语的运用娴熟于胸，对小说人物的刻画往往拿捏得恰到好处。除此之外，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洞察能力，更让人叹为观止。

——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届茅盾文学奖责任编辑　脚印

建议上架：文学/畅销小说

ISBN 978-7-229-005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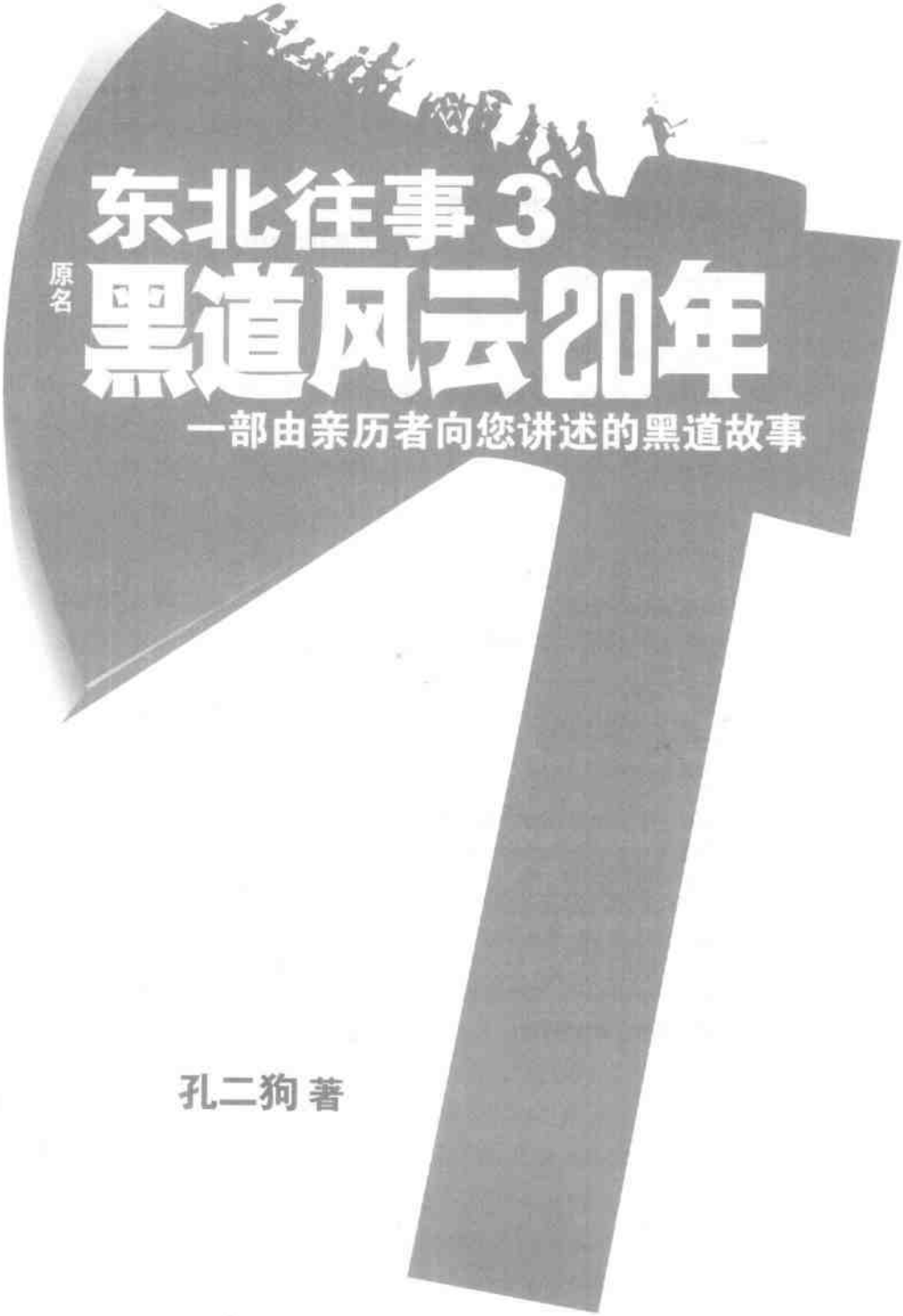
9 787229 005771

定价：28.00元

读客

www.dookbook.com

读者作品　超级畅销



东北往事3

原名

黑道风云20年

一部由亲历者向您讲述的黑道故事

孔二狗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往事.3/孔二狗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5

ISBN 978-7-229-00577-1

Ⅰ.东… Ⅱ.孔…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3228 号

东北往事.3

DONGBEIWANGSHI

孔二狗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特约编辑：苏俊祎 孙丽莉 王唯径

封面设计：IP5 Band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 × 1000mm　1/16　印张：18　字数：300 千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十五章 东北 / 1

赵红兵算是明白了，又一个小号的张岳出现了，纯粹浑人，浑不吝。虽然他对赵红兵是绝对的赤胆忠心，但是犯了浑，赵红兵也劝不住。

第十六章 生存 / 41

那天赵红兵真的有点儿失态。这事儿当时在社会上传的时候，社会上很多认识赵红兵的人根本就不信：赵红兵踏实稳重，怎么可能干出一脚蹬飞自己把兄弟的事儿？

第十七章 经典 / 89

这，绝对是当地江湖中人的一次盛会。这等盛况，在一呼百应的土匪式混子头子张岳被处决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也不可能有人有张岳这样的号召力了。

第十八章 梦想 / 123

这偏辈的农村孩子，下了决心要混社会，混出个名堂。在他们农村，混子都是被全村人瞧不起的，但是在城里，像张岳、赵红兵这样的大混子是很受人敬仰的。大志就想成为像他俩这样的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十九章 喜宴 / 153

当二狗回忆起那天赵红兵喧闹的喜宴时，却感觉只有秋风、枯草、落叶、夕阳，那种没一丝暖意的夕阳……

是婚宴，也是离别宴。

这场宴会过后的两个月，参加宴会的很多人，已人鬼殊途。

第二十章 士匪 / 179

张岳蹬翻茶几以后，指着大志和九宝莲灯，一字一顿地说出了最后让他被判了死刑的六个字："给我打，打死他！"

早已忍无可忍的九宝莲灯和大志就等着张岳这句话。

第二十一章 工程 / 219

在张岳代理啤酒、代理电梯时，赵红兵没有用类似的手段去做事，但这次，赵红兵用了和张岳同样的方式。就这一次，就做了件大事儿；就这一次，收入就比张岳卖十年啤酒赚得还多。

第二十二章 警匪 / 245

混了二十几年的李老棍子，终于混到了头。虽然严春秋没能亲手把李老棍子送进监狱，但严春秋用自己的鲜血和灵魂，把他正了法。而且，严春秋还把包庇李老棍子多年的李政委也送进了监狱。

第十五章 东北

赵红兵算是明白了，又一个小号的张岳出现了，纯粹浑人，浑不吝。虽然他对赵红兵是绝对的赤胆忠心，但是犯了浑，赵红兵也劝不住。

一、瀑布，江湖

大约3年前，二狗曾与赵红兵有如下对话——

“二叔，当年已经进去两次了，想过不再混社会吗？”

“第二次出来时我已经34岁了，我半辈子都在和张岳、李四、贾四这样的人打交道。复员回来以后，13年的时间，在里面8年，在外面却只有5年，和我熟悉的人基本都是些劳改犯。我能彻底摆脱这些人吗？可能吗？再者说，我也没有必要摆脱他们。”

“二叔，为什么这么说？”

“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第二次入狱期间，在狱中读到的。”

“就爱听你讲故事。”

“有一次，孔子带他的弟子到了一个大瀑布下面。这个瀑布非常大，落差足足有几十丈；水的冲击力当然也是特别的大，水花都会溅出几十里，鱼和乌龟等水族动物都不敢去这个瀑布下面戏水，怕被这大浪击晕。但是有一个人例外，他闲着没事儿就去这瀑布下面戏水、洗澡，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浪一点儿也不畏惧。他就是喜欢这样玩儿，换成别人早就被水冲跑了。”

“那他为什么这么厉害？”

“对，孔子也奇怪，问他为什么这么厉害，结果这个人笑笑说：‘我从小

就生长在这瀑布附近，我了解水流的方向和力度，我知道哪里是安全的，哪里是危险的，并且我懂如何沿着水流的方向运动。这样，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哦……"二狗已经大概懂了赵红兵讲这个故事的意思。

"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明白了几件事。第一，永远不要和自己无法抗衡的力量去对抗，就好像人的肉体永远无法和湍急的瀑布去抗衡一样。对于我而言，绝不能以一己之力同强大的国家机器抗衡。第二，如果想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就要想他人之不敢想，为他人所不能为——是男人，就要站在风口浪尖上。第三，一定要清楚，怎么做是安全的，怎么做是危险的，看清了形势，再去做。第四，要懂得如何去顺其自然，既然自己适应这样的生活，那么无论在外人眼中我处于什么样的险境，都不重要。只要我认为我适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像别人那样畏惧那'瀑布'。"

江湖险恶，荆棘密布。1998 年的江湖看似平静，可能并没有 1993 年的江湖看起来那么混乱。但，杀气可能更浓。

赵红兵没有选择退出江湖，而是要在湍急的"瀑布"下玩水。

赵红兵入狱了，又出狱了。上次出狱时，他曾想远离江湖。但这次，他明白了，他的生活已经和江湖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有江湖他才有生命力，他离不开江湖。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赵红兵、张岳、费四入狱了，李四跑路了。这一切，对于江湖中人来说都再正常不过了，这是江湖中最正常的新陈代谢方式。在过去几年中，当地的江湖没了他们，自然又有新的势力崛起。尽管赵红兵和张岳一前一后出狱，但江湖中，是否还能继续有他们的位置，或者说他们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呼风唤雨，还很难说。

赵红兵这次在狱中，读了很多书，都是高欢给他送去的。

"别的东西我也看不懂，我就喜欢看看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东西和那些有趣的小故事。我再不济，汉字总认识。"赵红兵经常这样自嘲。

柏杨曾经说过："监狱是读书最好的地方。"

在赵红兵出狱前，当地曾发生了以下几件事情。二狗认为，讲清这几件事，就足以把当地在 1998 年前后的社会情况说个大概。现在，二狗就以流

水账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第一件事：曾经洗心革面的三虎子重出江湖。

几年前，赵红兵、张岳、李四等人和赵山河、东波等人打翻了天的时候，三虎子却在一心一意地经营着自己的小厂。他这个小厂也是给毛纺厂做配套的，是个洗毛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小就在毛纺厂宿舍长大的三虎子利用自己的人脉优势开的这个小厂生意挺红火，日子过得虽然不如赵红兵、张岳等人，但也是相当的不错。

有人说，三虎子是被赵红兵和张岳给收拾服了，没法再混社会了才退出的。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他是真的洗心革面了，甚至被当做“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登上了当地的晚报。

当年嗜血如命的街头混子，如今成了自办企业的活跃分子。三虎子在那几年的改变，的确很让人刮目相看。

只可惜，三虎子依托的这家毛纺厂是家国营老厂子，长期入不敷出，资不抵债。

毛纺厂两万多名职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下岗，其他的职工，每个月拿 300 元左右的工资；工厂基本无“工”可开，外面欠该毛纺厂的债，几乎全部成为烂账。毛纺厂是三虎子唯一的客户，他的账也跟着全都成为烂账。三虎子所有的钱都砸在了自己的这个厂子里，而且还有外债。

半年后，机器全部低价甩卖，工人全部辞退，厂子黄了。

三虎子不是没钱了，是欠账了。他曾经是江湖中人，东北的江湖中人都爱面子，特别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没钱。虽然他每天被债主追债，被他辞退的工人催讨工资，但三虎子还是勉强撑着。

“别急，别急，过段时间我把厂子的地租出去，就有钱还你了。”

“你那厂子猴年马月能租出去？”

“我三虎子能差钱吗？咱们认识这么多年，我欠过账吗？”

三虎子每天这样对债主敷衍。他不但得对债主敷衍，还得对他的那些员工敷衍：“兄弟，我知道你现在困难，但是你三哥我也不容易啊，我现在真没钱。你的工资也没多少钱，等我把厂子的地租出去，就马上把工资开给你！”

“三哥，不是兄弟催你，我也跟着你干了那么多年了，我实在是穷得吃

不上饭了。现在我连家都不敢回，你说这可咋整？现在咱们这儿经济这样，我啥工作都找不到，唉。”

“兄弟，今天晚上来我家吃吧，带着弟妹和孩子，一起过来。”

三虎子家吃饭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据说，三虎子重出江湖就始自那天。那晚，三虎子把曾经的员工带到家中吃饭，俩人喝了很多酒。

“三哥，你为人啥样兄弟清楚，兄弟也佩服。你现在什么情况，我们都能理解。”

“唉，我也不知道将来咋整。毛纺厂现在这个样子，咱们也没办法。”

“三哥，你说咱们这日子以后能变好吗？”

“……不知道。”

“……”

这时候，三虎子手机响了。

“三哥，过来吃饭，请你喝酒，亚运饭店。”

三虎子以前生意上的朋友喝多了，想起找三虎子喝酒了，地点就在沈公子当时已经转兑出去的饭店。

“走吧，跟我一起喝酒吧。”三虎子对他的员工说。

“走吧！”

三虎子他们，醉醺醺地去了饭店，那时，这俩人已经有点喝高了。

三虎子还没等走到包房，就看见了正在另一间包房里的毛纺厂副厂长冯某。

三虎子看到桌子上那六个五粮液空瓶子就知道，这顿饭，没4000块根本下不来。毛纺厂的工人都已经揭不开锅了，还欠那么多外债，毛纺厂的副厂长居然还在这里山吃海喝！

这样的情况其实每天都在毛纺厂的领导身上发生，无论员工和厂子处境多么艰难，毛纺厂领导的吃喝玩乐的确是一直没停过。只是这次，被心情郁闷至极的三虎子撞个正着。

据说三虎子看见已经喝得面红耳赤而且还在大喝的冯某以后，没进自己的包房，而是转身下了楼，去后厨拿起了专门剁排骨用的斧头。

然后，他自己去了洗手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在洗手间里等着，等着冯某进来。

十分钟后，冯某果然摇摇晃晃地进了洗手间。

刚解开裤子，冯某惊愕地发现，自己脖子上架了把斧头，亮晃晃的。那斧子的主人，正用满是血丝的眼睛盯着他。

“操，三虎子，你要干啥？”冯某是看着三虎子长大的，他可知道三虎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干啥，还钱！”三虎子在磨牙。

“没钱！哪儿来的钱？”

“有钱来这里吃，没钱还我？”

“我在这里吃也是记账，现在厂子里一点现钱都没有。三虎子，你把你那破斧子拿开，吓人不？”冯某挺惜命，怕三虎子，真怕。

“我厂子以前的工人都揭不开锅了，跟我干了这么多年，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说？人家老婆孩子还活不活？”

“三虎子，他们活不活和你有啥关系啊？现在我们厂子一下岗就是 1 万多人，我要是挨个儿去管，管得过来吗？你那厂子才几个人？再说，现在厂子是真没钱给你，是真没钱，你咋就不信呢？”

“姓冯的，我操你妈，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今天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还我钱，我就剁了你！”三虎子气得哆嗦了。

“你敢！”也不知道是冯某吓得胡言乱语了，还是肯定三虎子今天不敢剁他，他居然将了三虎子一军。

“我他妈的……”

咬着嘴唇的三虎子手软了，手臂虽然挺了挺，想剁，但还是没剁下去。

七八年前的三虎子是个亡命徒，绝对的亡命徒，换到那时候的他肯定敢剁。除了赵红兵和张岳，他还真没怕过别人。但今天的三虎子已经当了几年的良民，有老婆，有孩子，还有自己已经倒闭的工厂和那群下岗的兄弟。

想起这些，他那斧子是真剁不下去。

“三虎子，你把斧子拿开，咱们好说好商量。”尽管三虎子没敢剁，但冯某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又来软的了。

三虎子依然红着眼，不说话。

“三虎子，你再这样我报案了！”冯某掏出了手机。

三虎子还是红着眼，没说话。

冯某就在三虎子的斧子下，拿起电话报了案。

当时很多江湖中人都费解：为什么三虎子举着斧子，冯某还敢报案？

二狗想得明白：拿着斧子红着眼不说话的三虎子是在抉择人生，他在思索，他的良知在和他与生俱来的野性做斗争；他以后的人生，究竟是继续做良民，还是去走那条不归路？是生存，还是死亡？如何生存？如何死亡？

这一斧子，他始终没能剁下去。

已荣升市区刑警队大队长的严春秋带人赶到的时候，三虎子的这把斧头，居然还架在冯某的脖子上。

“三虎子，放下斧子！”

三虎子那刚才还充满血丝的眼神黯淡了下来，手中的斧子缓缓放下。

据说，严队了解完情况以后，居然没当场逮捕三虎子，只是扔下一句话：“三虎子，今天你喝多了，我放过你。你以后好自为之，别总扯这淡。”

人心都是肉长的，严春秋虽然应该秉公执法，但是这事究竟孰是孰非，他也清楚得很。从心里，严春秋同情三虎子。

饭没吃成，三虎子回家了。

此事发生过后一个礼拜，三虎子遭到埋伏。深夜，四个人，手持大片刀抡向了正在回家的三虎子，他侥幸逃脱。

三虎子当然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

两个礼拜后，毛纺厂副厂长冯某遭到埋伏，左胳膊被歹徒“掰”折，硬生生地“掰”的。

以上两个案件都是无头案。

随后，江湖中又多了已经消失六七年的三虎子团伙。

团伙成员结构很简单，全部是三虎子以前工厂的职工和毛纺厂的下岗职工。

二、孙大伟奇遇记

对，三虎子就这么重出江湖了。下面，二狗的流水账又将进入下一个故事：孙大伟嫖娼奇遇记。

“我识字不多，一读书就头疼。但每个女人都是一本书，我喜欢读她们；读懂了她们，胜过读一万本书。”孙大伟经常微笑着，故作矜持状对二狗这样说。

那夜，孙大伟嫖娼的第一场在一个洗头房。

“孙哥，来啦！”

“呵呵，有新来的小妹没？”

“有啊，孙哥来了怎么能没有呢？”

不一会儿，一个长相大概可以打 80 分的二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走了进来。

“孙哥，我给你洗头行不？”

“行！”孙大伟看着这个小姐，挺满意，微笑着点了点头。

洗头时，孙大伟发现，这个小姐手法非常生疏，肯定是刚入行的。

“出来做多久了？”

“今天刚来。”这女孩子挺羞涩。

“出台吗？”

“嗯……”镜子里面，这女孩子脸红了。

当地洗头非常便宜，10 块钱洗 60 分钟，洗头根本不赚钱，必须要靠小姐出台才能赚钱。

洗了没几分钟，根本就不是来洗头的孙大伟给了老板 50 块钱，就把这小姐带到外面开房去了。

“妹子，怎么着，不开心？”孙大伟看这女孩子挺矜持，所以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没，没，大哥我没。”

“那就开始吧。”孙大伟开始扯这女孩子衣服了。

这女孩子虽然很害羞，但还是被孙大伟给脱光了。

色迷迷的孙大伟发现这女孩子胸部发育得很不错，他动手去捏，捏得还挺用力。

这一捏可好，奶水从这女孩子的乳头里流了出来。

嫖了十来年的孙大伟，还真是第一次嫖到在哺乳期的小姐。孙大伟着着实实吓了一跳。

“你……这是咋回事儿？”

“我……刚生完孩子，俩月。”

“……刚生完孩子俩月咋就出来干这个啊？”孙大伟心里很不舒服。

“……大哥，你是不是嫌弃我啊？”这女人怕孙大伟不嫖她了。

“不是，不是。妹子，你刚生完孩子咋就出来干这个啊？”

“我是外地的，我老公是本地的。他家庭条件本来就不好，没爹没妈。他以前在矿上有工作，我跟他结婚以后，我也在矿上有了工作。但是去年，矿上说现在不需要这么多人了，我和我老公就都下岗了。那时候我还怀孕了，没法和我老公一起出去，他就自己去珠海打工，赚钱养我。我老公对我可好了，每个月他都省吃俭用，给我汇回 500 块钱。前两个月，我生了。孩子刚生下来，我老公说好了要回来看儿子，但是在回来的路上，我老公被铁路公安抓起来了，说是他在火车上偷钱。我老公人可好了，怎么会去偷人家钱呢？他肯定是把钱全汇给我了，自己没钱回来了。”

“那你也不应该干这个啊？”孙大伟听完，觉得挺心酸。

“我和儿子活不下去了，一分钱都没有了。为了儿子，我……等我老公出来，我干过什么我一定跟我老公说……他应该能原谅我。我这是为了我们的儿子。”

孙大伟落泪了。

“大哥，你不是嫌弃我了吧？”这女人还是怕孙大伟不嫖她了。

“不是。”

孙大伟扔下 200 块钱，什么都没干，自己穿上衣服走了。

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

听到刚才洗头女的讲述后，孙大伟胸中有说不出的烦闷。虽然孙大伟不是屈原，也不读《离骚》，但是他很风骚，很骚。长夜漫漫无心睡眠，他叹息一声，就又去了一家洗浴中心，继续嫖。

这家洗浴中心当时刚刚开业，里面的人并不认识当地著名嫖客孙大伟。

具体是怎么个过程二狗也不清楚，总之，这个洗浴中心比较正规，并没有色情服务。

一个瘦小的女人给孙大伟按摩，当然服务仅仅是按摩而已。孙大伟无奈，只能接受。

孙大伟当天酒喝得有点多，被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哎呀妈呀，你掐死我了！”孙大伟突然杀猪似的喊了一嗓子。孙大伟肉太松，该按摩女手劲忒大，居然把他给掐醒了。

“大哥，我没用啥劲啊！”按摩女被他喊了这一嗓子，挺不乐意。

“你这力气也太大了，你是真想把我往死里掐啊？”

“我说了，我没用啥劲。”按摩女很犟，边说边继续按。

“你他妈的会按摩吗？停！停！快停！”他被这按摩女弄得浑身骨头都要散架了。

“你说话干净点！”这按摩女不但手劲大，脾气也不小。

“你他妈的不会按摩就别按！操！”孙大伟这一晚上不是一般的憋屈。

“你再说一句！”

“你他妈的不会按摩就别按！”

“啪……”按摩女重重地抽了孙大伟一个耳光。

“你打我？”孙大伟一时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怎么着？多少年我孙大伟都没挨过揍了，今天居然被个女的给打了？

他下意识地双手抓住了按摩女的胳膊。

在1997年当地三大奇案中排名第二位的“孙大伟大战按摩女”的血战隆重上演了。

孙大伟至少有200斤，身高约183厘米，穿着洗浴中心的绿色大半袖和大短裤；该按摩女大概80斤左右，身高约160厘米，穿着旗袍。

据说当孙大伟抓住按摩女的胳膊时，按摩女手臂一翻，就抓住了他的胳膊，顺势下地，奋力一抡，就像是扔个包一样把他扔了出去，他硕大的身躯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后，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掉在了地上。

旋即，按摩女骑到了孙大伟肥硕的身躯上，俩人一通厮打，场面据说十分惨烈，叫声也十分凄惨。

此案之所以被称为当地1997年三大奇案之一，奇就奇在孙大伟和这个

按摩女在按摩包房里打翻了天，外面的人却似乎都不知道。没人拉架，这两人肆意翻滚厮打。

打过架的人都知道，要是俩人打起来没人拉着，那架得打成什么样儿。

当双方交手约二十回合时，孙大伟自知不敌，奋力把骑在他身上的按摩女推倒，自己一骨碌，滚到了按摩床下。

“你出来！”按摩女颇有几分当年张岳打狼狗的风范，有点不打出人命不罢休的意思。

“你进来！”看见没，都被打成这样了，孙大伟还装呢。

“好，你不出来是吧？”

“我就不出来！”

“好！”

按摩女自己钻到床下，拽住孙大伟的左脚脚腕子，就使劲往外拽。

孙大伟一惊之下，死命地抓住按摩床的床腿，右脚玩儿命地乱蹬。他知道，自己被拖出去肯定还得挨削。

按摩女站了起来，双手抓住孙大伟的脚腕子，闪转腾挪避开他乱蹬的右腿。

“哗啦”一声巨响，按摩床被孙大伟给拽塌了。

床都塌了，外面还没人进来拉架。

孙大伟趁乱站了起来，拉开门夺路狂奔。

“经理，经理，救命啊，她要杀我！她要杀我啊！妈呀！”孙大伟呼哧呼哧地边跑边喊。

“别跑了，她又没追你。”迎面走过来的经理看见孙大伟的狼狈样子，乐了。

孙大伟一回头，按摩女果然没有追来。

事后，据医生诊断，孙大伟身上的伤势远比按摩女重十倍！显然，孙大伟吃了大亏，但是他爱装逼，不承认。

“大伟，你也忒惨了。”沈公子看见孙大伟的惨样，直咧嘴。

“我轻敌了，唉……”孙大伟叹息一声，摇摇头。

“求你了，别吹了行吗？被一个小姑娘打成这样，你真是啥也不用说了。”小纪也是直咧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